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育的贵族化

杨雪峰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19世纪,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融入上流社会,在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趋向于模仿贵族。就教育来说,他们沿用了公学——大学——大陆游学的贵族教育模式;受教育的目的从经济功能转向政治、学术功能;受教育的内容也从实用型的商业知识转向装饰型的古典教育和艺术教育。接受了这种精英教育的他们,既成了能够轻轻松松融入英国贵族社会的“知识权贵”;也成了对科学技术、工业生产一无所知甚至厌恶的所谓儒雅绅士。在当时的英国,商业家族的这种转变并不仅此一例。

关键词:罗斯柴尔德;教育;贵族化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1-0166-03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现代欧洲史上首屈一指的犹太金融财阀。家族的创始人梅耶(Mayer Amschel Rothschild)颇有远见地以合伙人制度把儿子们派到欧洲主要都城建立了家族分公司^{[1]13},并对其实行颇有成效的“家长统治”式的管理^{[2]275}。在整个19世纪,家族金融势力到达了欧洲的几大“心脏”,并获取了一定的社会地位^{[3]13}。然而,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慑于当时传统贵族的社會影响力,出于尽快融入上流社会的心理,家族各国分支竞相向贵族看齐,先后通过不同途径大体实现了贵族化。其中的英国分支,不仅购买土地作为进入最高阶层的标志^{[4]369},狂热追求各种荣誉及各式勋章^{[3]89},还践行贵族的价值观,采用贵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这使他们在第二、三代时就已经融入了当地上流社会^{[1]227}。这一切变化的发生,都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确实,近代以来,教育就是中等阶层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途径^{[5]20}。本文拟对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教育历程及其对贵族化的影响作一个梳理。

1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育模式的变化

1.1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二代的教育

家族前两代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谈不上什么教育模式。年幼丧父的老梅耶曾在亲戚帮助下,去犹太学校学习犹太教义。可他三年之后就自动弃学经商^{[3]3}。后来在汉诺威的欧本海默(Oppenheim)银行实习期间,他还常常利用业余时间“潜心学习钱币学”^{[6]4}。其长子阿姆谢洛年轻时忙于工作,即使老年努力补习,外

语、历史以及马术等方面的表现还是很一般^{[7]81}。其幼子詹姆斯打从13岁起就不再上学,同他在德国奔波^{[3]60}。

1.2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代的教育模式

内森的儿子莱昂内尔等人接受了向贵族教育靠拢的系统教育。虽然也在犹太男子学校接受过犹太教育^{[8]207},但他们儿时起接受家教辅导^{[9]51}。之后,莱昂内尔和安东尼都上了哥廷根大学^{[9]65}。纳特还曾就读于新成立的伦敦大学学院^{[9]102}。小梅耶,也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9]168},并成为家族中在剑桥就读的第一人^{[8]208}。最后,他们都进行了或长或短的大陆游学。莱昂内尔和安东尼去了瑞、意、法等国(1827年)^{[9]57-83}。纳特也在毕业后被送到瑞、意、德旅行(1830年)^{[9]89-93}。此外,莱昂内尔游学归来后就到伦敦协助父亲处理公司业务^{[4]369}。安东尼在法国皇家学院时,跟随家里指派的一个簿记员学习计算能力^{[8]207}。纳特在那不勒斯学习期间,前往君士坦丁堡完成了一笔贷款支付项目^{[9]118-131}。1831年,梅耶在英格兰作短暂旅行时,去曼彻斯特参观了纺纱机^{[9]104}。

因此,第三代的教育经历大致是:依次接受家庭教育、大学教育,进行大陆游学。同时,他们还会学习金融技艺与经商知识。而此时的英国贵族教育,经过16~18世纪的转型,形成的崭新样板正是:家庭教育——公学教育——大学教育——大陆游学^{[10]266-269}。可见,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代人的教育开始向英国贵族的教育模式靠拢。

1.3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五代的教育模式

第三代人对剑桥和牛津大学两所贵族式大学早已很

感兴趣了^{[10]268},只是他们无法接受一些宗教规定^{[8]208}。剑桥大学向非国教徒及犹太教徒开放^{[11]44}后,小梅耶就去剑桥念大学了^{[8]208}。第四、五代的教育,不仅延续了前代人的牛桥梦想与游学情结,还开始向英国贵族的摇篮——公学进发。他们基本上都在剑桥度过大学生涯:莱昂内尔之子纳蒂和阿尔弗雷德早先都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11]223};纳蒂之子沃尔特先后在波恩大学、剑桥大学学习^{[11]443};纳蒂的侄子小莱昂内尔在剑桥念过社会科学^{[11]444}。纳蒂的另一位侄子小安东尼的青春年华是在典型的贵族学校哈罗公学以及剑桥大学度过的^{[11]480}。第五代人的教育与贵族的已经如出一辙了。

2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育目的的变化

2.1 偏功能性的第一、二代教育

前两代人接受教育功能性很强。进入犹太学校学习是想最好能在犹太教堂里供职^{[7]28};学习商业知识,则是为了处理金融事务。

2.2 兼具功能性与装饰性的第三代教育

第三代人接受的教育使之既不丧失处理金融事务的热情和能力,又能比上一代更轻松地融入欧洲精英分子中,因而兼具功能性和装饰性。亦即,学习一些语言和其他知识;了解一些“高雅文化”,以便能与社会精英们谈论金融和政治之外的话题;同时学习基本的商业知识与金融技能^{[8]205-208}。

2.3 偏装饰性的第四、五代的教育

莱昂内尔夫妇让 3 个孩子在剑桥接受古典教育,给家族荣誉碑添砖加瓦^{[11]224-225}。因此,第四代所受的教育是给别人看,而不是给自己用,其性质已经转向了装饰性了。结果,纳蒂也确以其政治地位和荣誉而闻名^{[8]233}。第五代更未受优良的商业教育,转向了其他更受社会尊崇的职业。沃尔特是一名杰出动物学家;查尔斯也成为了一名敬业的植物学家^{[11]443};亨利从事医学研究,还客串戏剧写作^{[11]445}。第四、五代的教育具有明显的装饰性特征,是培养更具社会地位的政治领袖、社会人才、完美绅士。

3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育内容的变化

3.1 罗斯柴尔德家族前两代的教育内容

老梅耶在犹太学校学到的只是浅显宗教知识,从父母身上和实际操作中学到的是投机技巧与商业经验^{[3]IX}。他的子女们也几乎未受过正式教育。

3.2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代的教育内容

教育目的决定了教育内容,第三代所受教育因之内容宽泛。首先,接受家庭教育与正规的大学教育,学好语言,掌握一些政治、经济及历史知识。他们在大学时一直注意学习各门语言及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9]66,101}。其次,在大陆游学时,学习高雅文化。如小梅耶游学的重要内容就是参观私人绘画收藏展,徜徉博物馆和欣赏画廊,浏览各处名胜古迹,拜访各地文化名人^{[9]103-104,140-147}。再次,如前所述,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处理金融业务。总

之,第三代所受的教育,既有被喻为“贵族课程”的古典教育和艺术教育^{[12]325},又有从事金融业务所必须的语言、数学、经济学知识和商业经验及技巧。

3.3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五代的教育内容

家族的第四、五代的教育内容则偏向政治和学术方面,经济性的内容相对减少。纳蒂所学的伦理学专业,含伦理哲学、现代历史、政治经济学、普通法律学以及英国法律等课程^{[11]223},属于古典教育内容,是典型的贵族课程。这样一个剑桥的学位对于处理金融事务时有什么帮助,实在是匪夷所思的^{[11]224}。第五代人学习的是自然科学^{[11]443-445}。

总之,经过三至四代人的时间,英国罗斯柴尔德人在教育上越发趋向于贵族教育。他们沿用了贵族的教育目的、模式与内容。

4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教育对其贵族化的影响

4.1 提升了个人素质,提高了文化品味,从粗俗野蛮的暴发户变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

古典教育使他们的言谈举止变得优雅起来。老梅耶操一口粗糙的法兰克福意第绪语^{[3]IX},外貌古怪,举止粗鄙^{[3]IX}。内森经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与人交流^{[9]15},甚至被人指称“显得很没有教养”^{[8]198}，“简直天生就是讽刺画的主角”^{[8]196}。第三代形象大变,他们的英语、德语和法语甚至比同时代的贵族还要好^{[8]208}。莱昂内尔被称神态自若,举止得当^{[9]206}。安东尼和小梅耶也被认为讲究礼数,“平易近人”^{[7]142}。第四代的阿尔弗雷德“举止很有风度”,威尔士王储是他的长期座上宾^{[7]147}。

艺术教育提升了他们的文化品味。家族前两代对于所谓的“高雅文化”并不在行^{[8]205}。在 1820 年左右出席内森家宴的客人,发现墙上悬挂的装饰品没什么档次^{[9]75}。家族第三代经由古典教育,遵循了传统贵族的文化品味。阅读诗歌、参加和举办音乐会和舞会、投资艺术品、资助文艺工作者都成为了他们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读沃尔特·斯科特(Scott)的小说,看梅耶贝尔(Meyerbeer)戏剧,欣赏穆里略(Murillo)的油画,购置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家具^{[8]209},还开始资助文艺工作者^{[8]344-345}。第四代同样是艺术庇护者^{[11]233}。典型的是莱昂内尔的小女婿费迪南德把自己一部分藏品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世纪初苛刻的“暴发户”俨然已脱胎换骨成世纪末仁慈的“艺术赞助人”^{[11]224}。

4.2 形成了和贵族趋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构建了和贵族趋同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框架

与贵族的相处,使他们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贵族的审美追求和生活追求,影响了他们以后的生活方式。小梅耶在剑桥结交的朋友,大都“拥有很大的乡间宅邸”,这激发了他对乡间生活的兴趣^{[9]289}。利奥波德更是喜欢“打猎和赛马的乡村生活”^{[7]146}。在价值观念中,较为突出的是古典课程中的普遍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在英国土生土长的第三代人已有了对英国的爱国之情,而在剑桥上学的第五代人更是通过教育产生了深厚的国家归属

感,这可以从他们在一战中的表现看出来^{[11]445}。

4.3 掌握了专业知识,提高了处理公共事务和打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贵族教育有助于他们的角色由经济界向政治界、学术界等在英国社会地位更高的职业领域进军,为他们日后扮演政治角色积蓄了热能。在贵族式大学获得的知识技能、能力资质、社会关系等“教育优势”衍生出来的“教育特权”,是常人无法企及的^{[12]277}。这一点在纳蒂身上表现尤其明显。纳蒂在剑桥学习时,课外最喜欢参加学生会的辩论^{[11]223},这无疑为他锻炼了政治家所需的口才。后来,他第一次在下议院委员会替人作证时,就赢得了伦敦金融城的满堂喝彩^{[11]224}。1885年,他更是进入英国上议院,成为罗斯柴尔德人中第一名上院贵族^{[3]177}。教育还使第五代罗斯柴尔德人中学术界人才济济。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孜孜以求的动物学家沃尔特、诚恳的植物学家查尔斯、从事医学研究的亨利。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小莱昂内尔^{[11]443-445}。

4.4 缺少应对金融事务的技能,染习了贵族懒散高傲的作风

“贵族精神”从来不是完全积极向上的,作为贵族精神温床的贵族教育也自有其弊端。罗斯柴尔德人所受的教育不仅越发与经济事务脱节,使他们缺少应对金融事务的基本技能;还使他们染习了贵族的使之远离金融事务的懒散高傲的作风。

他们懒惰的工作态度与长辈的敬业相去甚远。内森身上有典型的工业家精神^{[8]201}。第三代人继承了这种工作观。安东尼长期以来问候朋友的开场白是:“有什么新闻没有?”——一个典型的银行家的问候方式^{[11]221}。受剑桥同学影响的小梅耶虽然极力追求“有运动体验的英国绅士生活”,但他尚不抛弃作为一个“城市商人”的责任^{[9]291},几乎“每天”都往返于蒙特莫尔和伦敦^{[9]295}。但第四代的纳蒂三兄弟在剑桥上学时就完全沉迷于骑马、猎狐、捕鹿、赌赛马、猎艳等所谓社会精英们的爱好^{[8]209}。结果没有一个人顺利获得学位^{[11]227}。这种漫不经心的学习态度蔓延到了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当中。当有人问起金融的诀窍时,纳蒂轻佻地答到:“有的,快速地买进和卖出。”^{[11]234}阿尔弗雷德更是“一个天生的享乐主义者”^{[7]145}。诚如爱德华·巴林所评论的那样,“他们智慧不高、能力不强,又心思懒散,没有激情探索新的领域。”^{[11]234}

贵族高高在上的价值观使他们打心里轻视商业活动,不屑于亲自打理公司。小梅耶和安东尼就已经“不热衷于生意场”了^{[7]140}。第四代的阿尔弗雷德和利奥波德更是对公司的运作“漠不关心”^{[11]220},阿尔弗雷德曾经肯定地告诉一位年轻的野心勃勃的银行家:“绅士不会在11点以前出现在办公室,也不会在下午4点之后还在办公室。”^{[11]234}。

这样,罗斯柴尔德第四、五代人在金融上的成就已大不如前人。1915年,纳蒂辞世时,多方评论对其不吝赞美之辞,但没有人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金融家^{[11]442}。第五代

留给旁人的印象不过是金融大亨的后继者^{[11]220}。

总之,一步步地接受重视古典文化、培养个人素质的贵族教育,实现在社会文化生活上的贵族化,无疑有益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融入英国的上流社会^{[8]209}。可惜,与此同时,他们也学习了贵族的那套懒惰、高傲、不屑于亲理商业事务的作风,丧失了他们的祖先赖以建立家族基业的勤奋刻苦、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这直接导致家族在金融界地位的减弱^{[11]44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9世纪末的英国,原来具有工业精神的创业者的后代,由前辈所关注的商业领域转向其他领域,如政治、科学或是艺术,是当时的商业家族中“比较常见”的现象^{[11]444}。教育正是他们实现转变的一大手段。在19世纪末,伦敦金融城中的银行家们到公立学校、牛一桥接受教育的比例又有了显著上升。对于这些金融家族来说,一个牛桥学位就像是一个议院席位一样,没有什么经世致用的价值,但可以用来作为他们宣示自己成功融入异教社会精英群体中的一大资本^{[11]224}。英国资产阶级虽然在物质上取得对贵族的胜利,却在精神上折服于贵族,终而丧失工业家精神,成为英国世界工业霸主地位不保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 [1] Youssef Cassis, Philip Cottrell, Monika Pohle Fraser, Iain L Fraser. The World Of Private Banking[M].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 [2]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 资本的年代[M]. 王章辉,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 [3] John Coleman. The Rothschild Dynasty[M]. Global Insights Publications, 2007.
- [4]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 革命的年代[M]. 张晓华,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 [5] 刘贵华. 近代早期英国的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1.
- [6] (克罗地亚)艾根·凯撒·科迪. 帝国崛起: 罗斯柴尔德家庭秘史(又译: 第六帝国 I)[M]. 曹泽枝, 等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 [7] (英)约翰·里维斯. 货币王朝: 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帝国[M]. 陈昊, 等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 [8] Niall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Volume 1: Money's Prophets: 1798 - 1848[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
- [9] (英)爱尔兰. 永远的大亨: 罗斯柴尔德家族史[M]. 刘海青,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 [10] 阎照祥. 英国贵族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11] Niall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Volume 2: The world's Banker: 1849 - 1998[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
- [12] 钱乘旦, 陈晓律.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责任校对 郭源君)